

重点

走到一线·群众路线蹲点报告

编者按

4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7月3日,山东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式启动。

我省各级领导干部是否在群众工作中接了地气,在深入群众中有了长进?是否在活动中照了镜子、正了衣冠、洗了澡、治了病?是否真正密切了干群关系、树立了清廉形象?

为此,本报记者蹲点一线,实地探访几个基层地区的实践活动,力求通过最鲜活的故事,用调查来回答上述问题。



6月14日,沂水县委办公室35名工作人员来到沂城街道燕家庄村,给一户受伤的村民收麦子。 田宝宗 摄

走过场就曝光,县委“自断后路”

沂水县万名干部“编号”对接群众,谁弄虚作假一目了然

本报记者 高扩

每户都在“网格”里 有了问题找干部

如果我们不是挨家挨户地走访农户,这种事不可能被我们碰见。

“叔叔,这是我攒了一年的20块钱,我想去看爸爸,你能告诉我这些钱够吗?”2013年初,沂水县干部联系群众活动刚刚启动不久,在四十里堡镇刘官庄村,一户祖孙老小相依为命的农户家里,检察系老干部张广胜遇到了这样的事。

捧出20元零花钱的是这个村的小女孩玲玲,年仅8岁,父亲3年前因抢劫入狱,母亲改嫁。失去了双亲的呵护,她和爷爷奶奶共同生活。虽然知道爸爸入狱,但她无时无刻不想着能够去监狱看望爸爸,她就偷偷地一毛一毛地攒钱,希望能够攒够去看爸爸的路费。

“如果我们不是挨家挨户地走访农户,这种事不可能被我们碰见。”张广胜事后回忆,“我当时就受到极大触动,心想一定要帮帮这个小女孩。”很快,我们给玲玲送去了经济补助,并把她当作长期帮扶对象。

3月14日,在张广胜的协助联系下,玲玲来到监狱,终于见到了爸爸!

在老区沂水,哪怕是再偏远的村庄,每一家每一户都有来自县城和乡镇的干部与其联系。沂水下村的干部入户前接受了统一的培训,重点学习涉及老百姓的各项政策以及县里对活动的要求和规定。同时,为弥合县乡领导和一般干部协调资源、解决诉求的能力差异,沂水县配套创立“网格”管理机制。

根据“网格”规划,全县每个村根据户数划分为若干个网格,每个网格有30户左右,由一名联系干部负责,群众的一般诉求,联系干部可以解决的就地解决;联系干部解决不了的,上报给村级网格,工作片网格、镇网格,实在解决不了的上报县活动办公室。比如,沂城街道闫家庄村的孔祥盛摔伤了,1亩多麦子眼看着没人收,通过“网格”,县委办公室30多人利用上班前时间把麦子收了。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今年3月16日,沂水县的决策者,与时为清朝潍县知县的郑板桥隔空共鸣。同为一县一域的“父母官”,他一字一句地读出这首诗,与全县的党支部书记和下村干部共勉:“干部要丢掉‘官气’,沾上‘土气’。”

此时,当地“万名干部上山下乡”活动,正如茶开展。干部联系群众,怎样才能不走过场?如何才能真正走进百姓心里?这分共勉,既是激励,也是活动实效的映照。

河奎村武军的儿子患脑萎缩20多年,通过“网格”,县里和街道协调残联送来轮椅和康复设备。

目前,沂水县共设置干部联系网格10180个、村级网格1040个、工作片网格135个,这是一张横到边、纵到底、盯人定责、直观清晰的大网。沂水的诉求目标是:“联系群众,不是联系了就算了,真正解决群众的诉求才是真联系。”

县长被抽查

当场核实情况

活动开始后,我们发现有个别干部认为这是一项负担,有的认为活动影响了发展,影响了正常工作。消极抵触的有,畏难发愁的也有。

走访发现,起初不管是基层群众还是干部自身,对这样一场主题活动并不“看好”。

杨庄镇四官庄村村民贺红花之前就认为,干部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喝茶吹空调看文件,不可能和素

不相识的农民“攀亲戚、结对子”。负责联系贺红花家的县安监局政策法规科副科长刘国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贺红花独自开了个小卖部,两年来,她一直想在小卖部里销售香烟,可就是办不下来烟草证。但头两次去,对这个事只字没提。直到我第三次去,才提起来。”

党员干部的认识也有一个转变过程。龙家圈镇党政办的杜婷婷生于1989年,去年8月份才考上公务员,在回忆活动之初的心理反应时,这位年轻的姑娘直言,“虽然县里说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但刚开始时,真以为搞一阵子就过去了。”

当地县委机关的人士坦言,这种思想状态一开始很普遍,不少联系干部入户调查就有点“省事”,家里没人,长年在外的,有的干部就不联系,有人甚至填写虚假信息。

沂水县委书记刘贤军注意到了这个苗头,他说:“活动开始后,我们发现有个别干部认为这是一项负担,有的认为活动影响了发展,影响了正常工作。消极抵触的有,畏难发愁的也有。”如何才能打消干部自身的这份狐疑,确保活动不走过场?县委班子成员经过一番商讨谋划,毅然选择了“自断后路”。

活动办公室给万名干部编了号,录入计算机系统,每名干部联系哪些群众,通过系统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2月6日、3月24日和6月30日,沂水分别召开了3次现场直播调查会,对万名干部随机抽查、现场调度,电视同步直播,并且邀请省内外媒体参加。

三次抽查,县长和一名副县长被现场抽到,当场就打电话给联系户核实情况,这在干部中引起轰动;而且,对查出的两名弄虚作假干部和一名负有领导责任的单位主要负责人,分别给予劝其退党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县委书记刘贤军如是说:“本来不少干部认为活动是‘光打雷不下雨’,现在是‘在雷声之后看到了大雨’。”

施“重典”,谋实效。报告显示,截至6月份,沂水县联系群众办公室已经收到群众诉求35489个,其中90%的诉求都得到解决。

从要求吃低保 到主动退低保

刚开始,村民的诉求中要求吃低保的非常多。以为谁有关系,谁和村书记关系好,谁就能吃上。

老区百姓,民风醇厚。当干部以真心赢得信任,民众就会设身处地主动帮政府分忧。

杨庄镇四官庄村69岁老人郝凤增是刘国华的另一个联系户。“半年来,老人家的思想变化很大。”刘国华说,第一次入户他就提出,没有别的诉求,给办个低保就可以;而现在他又再三提醒我,千万别给他申请低保,申请递上去也要撤回。

在基层信访案例中,反映村里低保分配不公一直占很大的比例。沂城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马继艳也说,“刚开始,村民的诉求中要求吃低保的非常多。以为谁有关系,谁和村书记关系好,谁就能吃上。”

联系干部来了之后,村民纷纷通过他们申请低保,“抱着‘你们有关系,我也认识人’的态度。”刘国华说,“这样事实上造成了相对公平的状态,村里评定低保就会以家庭实际情况为准,不会考虑其他的。”

郝凤增当初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对于诉求,刘国华真是当作事来办,她早早地打听好了相关政策,告诉老人他的条件不太符合,但到了6月份,还是帮他写了申请。半年来,随着信任建立起来,郝凤增也知道自己不符合低保条件,自然也“不好意思”申请低保了。

沂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赵光好说,“干部联系群众,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就是约束了部分不称职的村干部,村干部如果有侵害村民利益的行为或者任何不公,联系干部立刻就会得知。”

为了彻底解决低保分配问题,沂水县规定村里的联系干部要参与到低保申请工作中,要协助村两委入户调查低保申请人的家庭收入和财产情况。目前,沂水已经有3000多户主动退出低保。

耗时半年 “废铁”变回汽车

“好不容易买辆车,没想到形同‘废铁’。”2011年5月份,诸葛镇常庄村的宋富壮用全家人省吃俭用的钱买了辆面包车,可卖车的宏宇汽贸公司宣布破产,车辆没有合格证和发票,根本无法挂牌上路。

“结对子”的县住建局联系干部朱庆霞了解这个情况后,及时反映给工作片网格负责人李纪军。李纪军又入户查证,发现竟然有四户居民有相同的遭遇。他们找到了县工商局、交通局、破产的宏宇汽贸,可过了一个月,事情没有任何转机。

李纪军急了!在工商局同志的陪同下,他和宋富壮一起来到临沂市工商局消费者权益维权中心,一方面通过法律渠道公开维权,另一方面通过私人关系找人出面解决。这样,耗费半年时间,跨部门、跨县、进市,最终为四户联系户办了车辆上牌手续。

本报记者 高扩

群众上访要陪访 信访量大幅下降

沂水县规定,凡是初次上访的群众,联系干部没有陪访的将受到处理。群众上访,联系干部不清楚不了解,说明联系工作不到位,没有真联系。自4月1日起,全县有83名未陪访的联系干部、两单位主要负责人被约谈。

马站镇信访办主任李建国说,自从干部下村,信访量大幅下降,特别是反映集中的低保问题几乎已经绝迹。“群众有什么诉求,大多数通过联系干部就地解决了,没有必要再去上访。”

本报记者 高扩